

在昆明(外二首)

□ 夏文成

在昆明的几天,昆明没有
用阴天向我拉过脸色
那几天,我驾车丈量昆明的大街小巷
那些陌生的道路
也没有用铁面的红灯
罚过我的款。导航像一个老朋友
贴心地指引着我
穿过人生的每一个误区
在昆明,我不是一个
孤独的外乡人。亿万人仰慕的春城昆明
有着永远的春天
也有着永远的春心
街道上那些开不败的花
总是用笑脸迎送着我这个
匆匆过客

乡遇农庄

樱桃将红未红,那是春天的
一抹羞色,它们在等待
更热烈的阳光。这是春将尽夏未至时节
玫瑰禁不住时光的催逼
早已卸去了红装。月季倒是不着急
紧紧包裹着天真的幻想
此时的乡遇农庄,阳光正好
微风不兴,万物都在蓬勃生长
一方鱼塘养育着最好光阴
堤岸上闲置的渔网
另作他用,它们放弃了
对一群鱼的围捕,转而成了
一群鸡的庇护所抑或
暮春的围栏。在乡遇农庄

蓝宝石(外一首)

□ 陈思侠

白牦牛抬头,浪花起落
青藏高原这架勒勒车
正为苍凉的人间
运来牛奶

日月山、大通山、青海南山
掩饰不住的喜悦是
泪流满面

高原额头的青海湖
一颗蓝宝石耳钉
镶嵌在卓玛出嫁的早晨

青海湖,辽阔无垠的蓝
是含泪的星辰
卓玛,卓玛,阳光的怀抱里
咸涩的心事
有多少潮汐,涌动在掌心

玉门绿洲

荡漾的湖光里,三棵树
拦住落雨的云
一片小麦,小小白花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老家
仿佛春天回到了那里,母亲
也回到了那里

柔软之诗

脆嫩的白菜往往能熬过
最冷的冬天。蝴蝶花常常在冰雪中翩翩
起舞。蚂蚁的足迹
爬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
小草无论如何践踏
树木去不了的地方,总有它们的踪影

柔弱的事物,柔弱的只是外表
某些强大的事物,也许强大的也只是
外表。柔者有韧,刚则易折
水柔软到无法把持自己
柔软到没有自己形状

但世界上的所有生命,都是水
给的。柔软到极致的空气
却控制着全世界的呼吸
我们的幸福和温暖,常常来自于
柔软的事物。就像坚硬的骨头
需要血肉包裹着
才不易受伤。就像爱情
需要温柔呵护着,才会更加甜美

夏文成,云南昭通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中国艺术报》
《星星》等 100 余家报刊,出版诗集《秋风
不会将大地搬空》《我是我唯一的行李》。

扬出了少女腰身

巷子口的铁匠铺
镰刀淬火,尚未开刃

生药铺掌柜说:
甘草、枸杞、苁蓉
赶着入药,只是季节不同

上了沙岗墩,你看看
柳河、黄闸湾,绿的跟一幅画
不差分毫
它们的边界处
风云,带着马兰花的笑声

也有红柳、梭梭和骆驼刺
厚重的盐碱壳
绣成了三月的荷包

陈思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
酒泉,作品散见于《诗刊》《青年文学》
《延河》《山东文学》《飞天》等刊物,出版
诗集《我指给你看酒泉的春天》《凿空》,
曾获敦煌文艺奖、飞天文艺奖等奖项。



合欢

侯玉才 绘

翠湖竹隐(外一首)

□ 赵运祥

竹林不生长时光。它只是
把日光的一些身影筛选出来
坐进一个云淡风轻的午后

茶水慢慢泡开。两个人,一下午
茶杯之上,茶水之下
端起,又放下
赋闲的光阴。放平了大半生的波涛

日头转动。竹子、茶台、扶手椅倾下身影
茶水在茶杯上坐禅
没有谁愿意过问这人间的烦恼

说到青春,说到爱情
太阳
渐渐红了脸

羽化亭

钱王街,马家大院身后
石板路越走越细

城市精瘦而坚硬的骨架埋在老房子深处

太阳从远处的高楼上升起
阳光,缓缓降落
明亮了岁月深处的羽化亭

青色的瓦,奶黄色木格窗围坐四方
天井中,素衣纤手
揭开了一碗清闲自在

茶水,静静停放着光阴
你十指交扣
仿佛拢着流水和时间

凝坐。恍若一个现代阳光中的隐者
羽化亭被城市宽阔的大街挤进了
生活的窄门窄巷

赵运祥,云南安宁人,云南省作协
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星星》《诗选刊》
《绿风》《滇池》《云南日报》等报刊。

漆 树(外一首)

□ 巴山焱

挨过千刀的漆树
浑身都是千疮百孔
用苦痛抚养
一个匠人。用胆汁
养育一个村庄

疼痛难忍时
就用风雨给自己
缝合伤口

难怪上山的人
总是小心翼翼
绕过挨过刀子的
漆树。都怕看到
漆树旧伤未愈
再添新伤

无 题

如果策马奔腾
河流一定气势汹汹
如果打马过河

再高的山
也是一马平川

如果在雪事上纠结
就是有马的豪言
山川一样的壮志
也不能奔向大海
做一枚盛大的波涛

习惯了沉默寡言
就不会畏惧汹涌
就不会为一场雪事的白
感慨万千。这些年
我独饮山河千万
就是无法饮尽人间
甚微的酸甜
苦辣

巴山焱,本名陈义,现居昆明,云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星星》
《边疆文学》《滇池》《云南日报》等报刊,
出版诗集《梦回营盘》。